



· 短篇小说、散文集 ·

龙腾虎跃

吉林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

录

流水清清·····	刘兆林 (1)
龙腾虎跃·····	徐思志 (20)
巡逻兵·····	杨学泉 (30)
纪念品·····	栾士贤 (39)
胸怀·····	许润江 (44)
反手枪·····	梅新生 (52)
风雨桥头·····	徐思志 (61)
搬家·····	黎 时 (76)
火红的萨日朗·····	栾士贤 (94)
小村风浪·····	许梦举 (104)
迎春曲·····	成恒健 车圣昔 (114)
恩尤咽·····	杨学泉 (132)
擂鼓峰·····	邹纪光 (138)
乌兰哈达·····	刘兆林 (144)
第一组照片·····	鲍 红 (152)
鸭绿江上·····	黎 时 (157)

水渊山下·····	王德山 (164)
壮志凌云·····	高启贵 (170)
女子采伐队·····	谢午元 (176)
贴心人·····	成恒健 (183)
后 记·····	(191)

流水清清

刘兆林

—

盛夏。热呼呼的微风吹拂着营区周围的绿水、青山和花的草原。营区静悄悄的，只有从机关会议室门前流过的洮儿河，响着淙淙的水声。

会议室里走出一个人来。他高挑的身材，既结实又匀称。除了一般干部所有的和蔼、质朴外，还给人一种英武的感觉。这是团政治委员王昌同志。他把挎包左肩右斜地一背，顺着河边小路，匆匆向宿舍走去。

西斜的太阳把金灿灿的光辉洒进河中，在滚动着的河面上，泛起粼粼的金波。王昌习惯地望了望河面，只见那鱼儿在清澈透明的水中穿梭般游来游去。这时，王昌正有点热，便蹲下去，捧起河水洗了把脸，清凉凉的。他刚想擦擦手，忽然，他那明亮而深沉的眼睛里，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。他把手朝河面一挥，站起身，迈开大步向参谋长何伟家走去。

什么事使他这样急着去找何伟呢？这得从方才结束的常委会说起：王昌一个月前才从军政大学读书班学习回到部队。回来后，了解一下团里的情况就到二连蹲点去了，昨天刚

回来。老政委调走了，团长又不在家，这是他由副政委刚刚提升为政委后第一次主持的常委会。他把二连连长蔡玉认真抓思想政治工作，在全连搞好团结的模范事迹，详细地向常委作了汇报，并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。末了，他建议在全团即将召开的党支部建设工作会议上，介绍蔡玉的经验。建议提出后，他又反复征求大家意见，几名常委都同意，很顺利地通过了。

按说，这会开得不是挺顺利吗？可王昌心里并不满足。他当副政委时就有个习惯，讨论问题时，即便顺顺当当地通过了，会后，他还要到处去交换意见，生怕有人没把意见充分发表出来。方才，散会后，他又挨个问了一遍，大家都说没啥意见。最后，问到副参谋长时，副参谋长想了半支烟工夫，说记得参谋长何伟不久前曾为什么事批评过蔡玉，可能他对蔡玉有不同看法。王昌听后想：何伟是个直性人，多咱都是口不瞒心，有啥直说。以前他对蔡玉的看法也一直是不错的，是不是我外出学习这段时间又产生了新的看法？是不是因为我刚当政委，他从支持我的工作出发，才没把不同意见说出来？老何要是这样想可就不对了。

这会儿，他急着去找何伟就是为这事。

何伟回家后，正在考虑拟定司令部向蔡玉学习的计划。但是，本子摆在桌上，心里想着蔡玉的几件事，手里捏着笔，却久久写不出一个字来。偏偏他的两个孩子又因为如何解答老师布置的一道什么题争辩起来。他生气地把钢笔朝两个孩子一挥：“哥俩也没个消停时候！”由于用力过猛，一串蓝墨水点随着话音飞到两个孩子的脸上，还有一滴正好落在刚推开

门，还没进屋的王昌身上。王昌一声大笑走进屋来，何伟望着王昌身上那滴墨水，也大笑着站起来说：“这两个小子不听指挥，你看，遇事总要争个一二三。”说着把脸转向两个孩子：

“快走开！”两个孩子噘着嘴出去了。王昌这才对何伟说：“老何，你要是遇事愿和我争个里表，我可高兴。比如说今天会上讨论的问题！”

王昌的话音还没落，何伟便笑道：“老王，我没啥，你大胆干吧，我保证比从前配合得更好！”王昌知道何伟的脾气，如果他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，你就是苦口婆心也掏不出来，但只要他一生气，就会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倒出来。因此，王昌又故意地说：“老何，我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哪个问题没人和我争论争论我能放心呢？你真的没啥啦？”

何伟眉头一皱，半晌才略带批评的口吻说了声：“我说老王，在读书学习上，你办公室的灯熄得最晚，亮得最早；在参加劳动上，上工大伙儿顺着你的脚印去，下工你踩着大伙儿的脚印回。哪样我都心服口服，就是这没事找事的毛病，我可有点反感了。”说话时笑容已没了。

何伟对王昌说话从不讲方式，所以这时照直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王昌温和地一笑：“老何，我这毛病已不是一天半天养成的啦，要改，也得有个过程嘛！听说你对蔡玉有‘看法’，是吗？”

何伟确实在不久前对蔡玉产生了不好的看法，并且也个别批评过。他不禁暗暗佩服王昌：回部队才这么几天就把各种情况掌握得详详细细，连我对蔡玉有看法他也知道了！

他望着桌上翻开的本子，仍不高兴地说：“听说了，就是

有呗！”王昌打趣道：“哈，真不愧是射手出身，一端枪就憋气。”一句话把何伟的气捅泄了一半，他语气稍缓和地说：“看法，哪能那么一致？我的看法作为个人意见保留啦！”

“应该亮出来让大伙儿轰一轰再决定保不保留嘛！几个月不在一起，怎么学会了拐弯抹角呢？”

何伟在会上没把不同意见说出来，是从工作出发考虑的，他觉得王昌误解了自己的心意，消了的气又鼓起来，“好，咱不拐弯抹角，那就抖落抖落！”停了停，接着说，“以前，蔡玉各方面，尤其是团结方面做得是不错，但思想基础不牢，你外出学习这段时间就暴露出不少毛病，现在要在全团党支部建设工作会议上介绍他的经验，我觉得还有点不到火候！”

王昌有些吃惊，他仍幽默地说：“老何，你一憋气就撙火的脾气可真灵，索性把膛里的子弹全打出来吧！”

“火都撙了，子弹还能呆在膛里？”于是，何伟略一思索，严肃地讲了不久前，在野营训练中发生的三件事：一件，全团搞夜间长途奔袭，蔡玉为了争第一，暗中让新战士轻了装。另一件，奔袭后的第二天，部队路过蔡玉家乡蔡庄，蔡庄党支部请二连党支部介绍如何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。本来应该由支部书记李指导员作介绍，并且李指导员已准备好了介绍材料。可蔡玉为了在乡亲们面前炫耀自己，却硬争着去作了介绍，还把李指导员准备的材料改了一大半。再一件，二连住在蔡庄时，二班新战士沈宝成把老乡的小孩打了。三连新战士段英生看到后告诉了蔡玉，蔡玉对这样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的问题既没作严肃处理，也没对全连进行教育。何伟讲完这三件事，还特意告诉王昌说：“当时，李参谋和二连一

起行军，这情况是他反映的。二连是个先进连队，临拉练前我曾再三向蔡玉交代，要谦虚谨慎，搞好内外团结，结果还闹了这么一手。”

一个月前，王昌还在军政大学学习，这情况他当然不知道。听何伟一说，也觉得是个大问题，但又奇怪，自己回来一个月了，在二连蹲点怎么没听人反映过呢？他一边暗暗责怪自己工作不过细，一边琢磨：“蔡玉入伍七年了，表现一直很好。从入党到提干部，都是经过支部和党委多次考验的，他的思想基础我是了解的，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？”王昌进一步问道：“老何，都做过详细调查吗？”

“李参谋向我反映后，我分别问过几个同志。二连新战士张虎生说，奔袭中他们是轻了装。三连段英生也说看见沈宝成打了小孩。蔡玉争着介绍经验的事，详细情况还没来得及问，我就让师里叫去参加教导队集训去了。我回来一共还没有几天哩！”

“向蔡玉本人做过详细调查没有？”

“拉练途中我就找他进行了批评，他表示以后一定注意，没讲事情的详细经过，也没做深刻的检查！”

王昌觉得何伟对问题了解得不够细致，又问：“老何，为什么不把问题在会上抖落出来呢？”

“我考虑，你刚当政委，又是讨论你亲自抓的典型和提出的建议，作为老战友，我应该积极支持你的工作，维护你的威信。蔡玉本质是好的，他的那些问题，以后帮助逐步解决也行！”

何伟果然是这样想的！王昌正准备同他谈下去，通信员

跑来报告，师党委召开电话会议，叫他马上去听。他忙说：“老何，这几天你累得够呛，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抽空儿咱们再唠。”然后，急忙向会议室走去。

二

第二天是星期日，王昌早早就起床了。出门一看，天阴得厉害。洮儿河变得浑浊而又湍急，这是上游连日降雨的缘故。

王昌照例先是每天半小时的长跑。长跑回来，他用河水洗了洗头，又望着河面思考起问题来：昨天的电话会议，传达了上级关于要进一步抓好典型的指示。团党委决定宣传蔡玉的事迹，正好符合电话会议精神。但，如果参谋长说的属实的话，团党委的决定就不免又为时过早。他觉得应该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说。于是他就去找李参谋了解情况。李参谋刚从九连调到机关就赶上拉练，第一次到二连去，对二连和蔡玉都不熟悉，当时听到这些情况都向参谋长反映了，再详细的情况，他也不很清楚。王昌又往二连打电话，想找蔡玉本人了解一下。偏巧，蔡玉外出勘察战术演练场地去了，指导员还在省军区教导队学习，现在还没回来。王昌也往三连打了电话，段英生仍然肯定地说看见沈宝成打了小孩。这三件事，王昌又问了二连几个人，有的说有，有的说没有，有的说不了解情况。说有的、说没有的根据也都不很充分。他便把电话一撂，连夜召集常委传达了上级电话会议精神。根据会议精神决定把二连做为典型单位来抓，同时又复议了白天的决

定：等把蔡玉的问题了解清楚后，再重新作决定。大家又建议，抓典型就要舍得下功夫、花本钱，所以又决定由王昌亲自带工作组到二连蹲点。王昌考虑，何伟是二连的老连长，蔡玉的问题又是他和李参谋反映的，就建议他俩也参加了工作组。

不一会儿，何伟也来到河边。因为他知道，王昌除了对工作，对同志那火一般的热情外，还和这洮儿河有着深厚的感情：每天早晨，他要在河边洗脸、读书；晚上，他要在河边洗脚、谈心；就是中午，也喜欢在河边擦擦身子。所以，这时何伟径直到河边来找王昌。

王昌正望着河水沉思，忽见水中出现了何伟的身影，忙站起来：“老何，看你的神色，肯定是找我有事！”

何伟嗯了一声：“看样子上游下着大雨，我打算今天就到二连去，搞搞雨中游泳训练。”

王昌正想找机会和何伟谈谈呢，他高兴地望了望象要下雨的阴云，一拧毛巾：“那咱俩就当先遣队，让李参谋他们过过星期天，明天再走。”说到这，又询问似地望了何伟一眼，何伟象是明白了王昌要说的话，两人异口同声发问道：“还是派‘十一号汽车’？”话一出口，两人都笑了。

吃了早饭，两人背上打得规规矩矩、结结实实的背包出发了。他俩一高一矮，并肩走着。何伟，中等身材，结实粗壮，一脸青虚虚的胡茬，宽厚的嘴唇，倔强的眼睛。这四十多岁的一文一武，走得蛮利索，多象当年他们并肩前进的脚步啊！何伟和王昌是多年的老战友了，他俩曾在一个班里呆过，何伟当班长，王昌是副班长。后来何伟当了排长，王昌接

替他当班长。不久，何伟提升为副连长，王昌又接替了他的排长职务。再以后，王昌当了指导员，以后又从营里到团里。他俩共同战斗过的连队，就是现在蔡玉当连长的二连。两人多年来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，团结得就象一个人。

走出营房不远就下雨了。王昌和何伟急忙拿出雨衣披在身上。风把又大又密的雨点向他们泼来，打在雨衣上哗哗直响，连互相说话都听不清。草原上白茫茫一片，洮儿河面就象开满了白喇叭筒花。这番景色，两人似乎都很熟悉。在哪见过呢？对了，多象战场上的硝烟弹雨啊！王昌想起在朝鲜战场上自己刚当指导员时的一次战斗：全连抢渡一条被敌人火力控制的大江。对岸火力很猛，江面被子弹打得象开满了白喇叭筒花，江岸上弥漫着硝烟。连长牺牲了，王昌第一次担负起指挥全连战斗的任务。当时，情况十分紧急，王昌果断地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。副指导员和几个排长却因为连长的牺牲气红了眼，想要硬拼到底。何伟觉得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尤其需要自己这样的老同志支持，便带头执行王昌的方案，最后使战斗取得了胜利。……想到这，王昌暗自发问：“那时，老何是这样支持我。现在我担负起领导全团的担子，他还是这样支持我，这种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，但他这种想法不对呀！”

和有过共同经历的老战友在一起，见到触景生情的场面往往容易想到一块。眼前这番硝烟弹雨般的景象，使何伟也想起了那次战斗的另一个情景：按王昌的作战方案，何伟第一个从左边登上江对岸。他端起机枪一阵猛扫，敌人的火力立时被吸引过来。突然，一个潜伏的敌人从他侧面投来一颗手

榴弹。手榴弹在离何伟二米远的地方嗤嗤地冒着白烟，他也没发觉。刚刚在何伟身后登岸的王昌想把手榴弹反投出去，已来不及了。他不顾“嗖嗖”地从头顶飞过的子弹，一下把何伟扑倒。瞬间，手榴弹爆炸了，王昌头部中了弹片，昏了过去……。想到这，何伟暗自寻思：“那时王昌和我生死与共，现在还是处处和我携手并肩地工作，许多地方都值得我学习……”

忽地一阵风雨，把两人身上的雨衣鼓得老高，冲断了他们的思绪。何伟打了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王昌去扶他，不小心自己却滑倒在水坑里。王昌急忙喊：“老何，快拎我的挎包，里边有重要资料！”何伟一下拎起王昌的挎包，又赶忙把他扶起来。王昌一看，挎包里的东西没湿着，才抖了抖浑身的泥水，和何伟一起加快了脚步。

三

趁下雨，二连下午没休息，全连训练雨中游泳去了。

“嘿，老王，没等我来抓，他们已干到前头去了。二连这种从难从严，敢打敢拼的老作风继承得还不错呀！”何伟抖着裤腿上的泥水，满意地说着。

王昌放下背包，也没对何伟的话表示赞同或反对，却说道：“老何，你是江南水乡长大的混江龙，走，到现场带带徒弟去！”

两人浇湿的衣服还在滴嗒水呢，又钻进烟雨中。

往日温柔、平静的洮儿河，现在发脾气似地奔腾着，翻

滚着，象条喷云吐雾的龙，把两岸搅得苍苍茫茫。

正在河中游泳的战士们，望见王昌、何伟那熟悉的身影，就象见到离家归来的亲人，这个喊：“政委回来了！”那个喊：“参谋长好！”

副连长、副指导员急忙游上岸，向王昌、何伟报告了情况后，王昌和何伟也一起钻进浪花里。

王昌是个什么机会都能利用来工作的人。看他，一边和大家打着招呼，一边游到新战士沈宝成身边。

“政委，你一走，真怪想得慌，昨晚还梦见你帮我补衣服了呢！”沈宝成亲昵地说着扎了个猛子，从王昌身后钻出来。王昌一手托着他的胳膊，让他休息一会儿，问：“入伍快四个月了，打枪投弹都会了吗？”“哪次训练，连长都是把着手教，还能不会？不过，还不行！”

“这小鬼！”王昌推着小沈躲过一个浪头，“野营训练坚持到底了吗？”“坚持到底了，不过，老也跟不上趟。长途奔袭脚打了泡，腿也走肿了，差点掉了队，亏得连长让我们轻了装。”“新战士都轻装了吗？”“就我和张虎生两个新战士参加了奔袭，都轻装了。没有掉队的。那次奔袭，我们连得了第一！”

从沈宝成的话里，王昌判定，奔袭时新战士轻了装是属实的，并且新战士为了争第一的想法也是有的。他又问：“轻下的东西呢？”“我的被连长拿了去，当时天很黑，光顾赶路了，没注意他放到哪。连长可真关心我们新兵，我还把这事告诉了和我们一起行军的李参谋，好让团里表扬表扬连长！”

沈宝成这句话引起了王昌的深思。急行军中让新战士轻

装，东西由干部背，在过去战争年代是常有的事，这体现了我军干部爱兵的光荣传统。在野营训练的奔袭比赛中这样做，同样体现干部爱兵的传统，不能算为了争第一。蔡玉会不会是把两个新战士的东西让干部背了呢？他转头问身边的一个老战士，那个老战士却说，那天他看见连里拉物资的马车上有两个新战士的背包。

王昌又游近小沈：“轻装时连长怎么说的？”小沈晃了晃湿漉漉的小平头：“没说啥，不过，那不明摆着，怕被别连拉下呗！”

王昌又问：“小沈，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”

“我就是这么想的！”

喔，原来是小沈这样想的，蔡玉是不是也这样想呢？当王昌问到打小孩的事时，沈宝成却红了脸，吱唔了半天也没说。小沈是有思想顾虑不敢说？王昌寻思着上了岸，他透过雨雾吃力地辨认着河中每个人的面孔。左边那是何伟在给副指导员边纠正拨水姿势边跟他谈话，谈得好亲热啊！挨着的是一排长，下边的是二班长，后面是卫生员，……眼前，啊，眼前这是文书。对，文书是党支部委员，又在连部，情况他能知道得更多些，找他唠唠。他喊道：“文书，过来歇一会儿！”

文书应声游过来，上岸靠王昌坐下。王昌把身子向后挪了挪，顿时，斜泼的雨往文书身上少淋了一多半。“文书，你知道长途奔袭新战士轻装的事吗？”“那天晚上我和司务长打前站，不知道。”

“沈宝成打人的事呢？”

文书奇怪地答道：“没听说过呀！”

王昌想了想：“文书，你是党支部委员，你谈谈，正副书记团结得怎么样？”

文书知道政委有个通过唠嗑随时随地了解情况的习惯，思考了一会才说：“生活上互相关心，工作上尽力配合。但，有时两人也争得脸红脖子粗的，尤其在研究工作时。”

王昌对文书谈的看法是满意的，在他看来，这正是蔡玉的特点，也是优点。他又问：“拉练路过蔡庄时，给蔡庄党支部介绍经验，他俩争过没有？”

文书没加思索地答道：“争论过。连长说指导员对支部的经验体会深，能介绍得深刻。指导员说连长对家乡党支部的情况熟悉，能介绍得有针对性。最后还是定指导员去介绍的。指导员准备好了材料，晚上却突然病了，只得把材料给了连长，他一宿没睡觉，把指导员准备的材料几乎全改了。”

“改成了什么内容？”

“不知道，第二天是通信员和他一起去的。”

“通信员在吗？”

“在。上次你来我们连蹲点那阵，他在卫生科住院，今早才回来！”

王昌把通信员找到岸上：“小鬼，我听说，你的记忆力是全连数一数二的。你还记不记得，野营训练时，连长给蔡庄党支部介绍了些什么内容？”

“记得！”通信员一摸脑袋，“连长说的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体会，例子举的都是指导员的。”说着，又机灵地一转口，

“不对，还有副连长和二排长的！还有，他作了自我批评，说自己入伍后，向家乡党支部汇报思想坚持得不经常。”

是这样！王昌心头一热，蔡玉那黑红略瘦、轻易不动声色，但却总是隐藏着深思的脸庞清晰地在他脑海里闪出来，他深深地被蔡玉这种精神感动了。象这样一个同志，他能为了争第一而让新战士轻装吗？他能为了在乡亲们面前炫耀自己而争着去作介绍吗？他能怕“家丑外扬”而不对本连犯错误的战士严肃处理吗？不能。但他又一想，现在还不能根据推断下这样的结论。他想找奔袭那天晚上赶车的杨清问问。当他那锐利的目光在波浪中找见了杨清时，他异常惊喜地站起来。杨清身旁那个理着平头的不是蔡玉吗？他怎么回来了呢？还没等打招呼，杨清却一声“哎哟”，沉入水里，是他的腿抽了筋。只见蔡玉一个猛子钻入急流，何伟也紧接着钻入水中。王昌急忙跑过去，跳进河里。两分钟工夫，何伟和蔡玉把杨清托出水面。王昌上前拉杨清时，发现蔡玉右手中指和食指分叉的地方被河底的石头撞裂开了，血滴滴嗒嗒洒进河中，被河水飞快地向四处冲去。

王昌赶忙把他们拉上岸。何伟叫来卫生员给蔡玉包手。王昌蹲在地上给杨清揉腿，边揉，边顺便了解了马车上那两个新战士的背包：原来，一连有两个新战士掉了队。当时他们的收容队还没赶到，二连就追上来了，并且很快就要超一连。走在后边的蔡玉，为了使这两个新战士赶上队伍，就把他们的背包抢下来。他本打算和指导员分背的，但张虎生和沈宝成的背包已被他俩分背了。副连长和副指导员身上也都有背包，长途奔袭，战士们身上也不能增加重量，他就把两个背包附上纸条，放在路中央，让自己连的收容马车给拉上了。一连两个新战士很快赶上了队伍。

水挺凉，王昌怕训练得太久，别的战士再抽筋，就叫把队伍带上岸，活动活动再下水。趁这工夫他问蔡玉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蔡玉向他报告：“我们在外选好了场地，见今早下了大雨，想到今年团里的训练计划强调要抓紧时机，搞好雨中游泳训练，就赶了回来。”

王昌接着又问：“在蔡庄时沈宝成打过老乡的小孩吗？”

蔡玉愣了一下，又喔了一声，说：“政委，小沈‘打人’这事是三连新战士段英生跟我说的。我第二天到两个小孩家去赔礼道歉，并顺便了解一下情况。一问，两个小孩都说小沈没打他们，是他们两个打架，小沈看见了，上前拉架。两个小孩都在气头上，不听话，打得更凶了。一个小孩打另一个小孩时，失手打了小沈好几下，边打边说：‘你欺负人，你欺负人，我告诉大队去！’段英生正好看到这情景，又把‘告诉大队’听成‘告诉部队’，就以为是在说小沈。其实，小沈不但没打小孩，还给两个小孩作了不少工作，使他俩和好了。了解清楚后，我本打算告诉段英生的，第二天出发挺忙，后来就忘了。”

王昌又让蔡玉汇报了处理另外两件事时的思想活动。王昌听后是多么高兴啊！但他并没有让喜色在脸上表现出来。他想，得对这些带兵打仗的接班人有更高的要求。他让蔡玉和自己并肩走着：“蔡玉，你想得都对，但想得还不全面。关怀新战士，给他们轻装的同时，还应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，不然他们会不自觉地染上为小集体夺锦标、争名誉的思想，替指导员给家乡党支部介绍经验，以及修改介绍